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羊穀梁作禦

左氏曰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高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張氏曰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康侯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悪之淺深也杜氏曰陳留外黄縣東有葵邱張氏曰即開封雍邱縣也劉氏曰七年左氏所云惠王崩襄王

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盟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邱事也理或然也高氏曰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於冡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反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下會諸侯大義乖矣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侯為伯主當過客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所仗大義果安在哉穀梁曰禮柩在堂孤無外事今背殯

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存耕趙氏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王雖立恐諸侯之或貳也故桓請王命以盟諸侯而王亦出重臣以臨之齊雖忠於周而周以齊而輕矣案首止桓以定世子之位今襄王已立雖有子帶之慮桓若率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則一正君而國定矣桓公管仲學不知此狃首止之殊盟而亦用之周公徒偃蹇於外以聲勢足以震蕩諸侯天子亦依以為一

日之安爾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未嫁姊妹也穀梁曰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愚謂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然則未許嫁者固亦笄而字矣案禮期之喪諸侯絶惟姊妹姪不絶不降則僖公當為之服矣僖公於時不服則無親以凶服臨葵邱之會則吉凶紊矣齊桓奪人之喪而使之盟亦非禮也〇髙氏曰

公自出會聞伯姬之卒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許嫁而卒惟二爾伯姬子叔姬是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張氏曰其義與首止同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氏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愚案此盟即會葵邱之事襄王有子帶覬覦之難桓公率諸侯翼戴天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

天下知有冢嫡有共主而襄王大位得以粗安齊桓之功亦大矣然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暇奔惠王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邱而又自為盟焉遥制朝政權自己出拂君臣之大經此其大辠也大功不可以不與大辠不可以不明故聖人直書以示戒其尊君抑臣貴王賤伯之義顯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胡氏曰孟子之言非與桓也當時中國併為十二其亂又甚於春秋其曰五

霸三王之辠人今之諸侯五霸之辠人孟子非美齊桓可知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盖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懐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盖春秋之所未有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天下矣况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造邦匪彝慆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

甲戌晉侯佹諸卒佹九委切張氏曰左氏穀梁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作詭

晉侯獻公也此書卒為奚齊卓子見殺起也不書葬豈曾從齊桓而不會其葬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里克世子申生之傅也其君之子里克之君之子也

非居喪稱子之義奚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疑荀息欲立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不書曰弒其君奚齊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左氏曰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傅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免難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别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

只以左傳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辠明矣又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一許驪姬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求生避禍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啖氏曰凡公及内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愚謂如

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孔子因之也又見桓五年齊鄭如紀蓋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而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國可知趙氏曰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

僖公始朝齊見於葵邱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蓋中國之狄張氏曰溫即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髙氏曰著狄益熾也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滅天子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

臣齊侯可不治諸愚謂王畿有事諸侯奔命狄滅温桓公若不聞焉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而已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卓下有子字

卓驪姬之娣所出者此稱弑其君卓卓巳立也事見殺奚齊張氏曰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辜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而弑二君夫卓子雖庶孽

既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高氏曰荀息從君於昏固不足言然能後身先義亦可為偷生者之勸矣愚謂卓已立則里克嘗北面事之矣而又殺之非里克弑其君而何哉然奚齊卓子躬無大惡而不得其死者其父致之也晉獻嬖寵孽殺樹子幸免其身卒及臣子晉國大亂後世君人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康侯胡氏曰里克是謂持禄容身速

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正其弑逆之辠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君臣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以固太子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則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亦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辠克之謂也朱子曰荀息未見

有可取者但始終守節死君之難亦可取爾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嬖孽之變矣患在偷安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篡弑之辠也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臣之分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曰北戎山戎也未詳是否薛氏曰當時患有大

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又近滅溫名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義又見莊三十年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

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説將殺里克公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辠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𣪘梁曰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殺之不以其辠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荅老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弒君之賊以其辠討之則書之為人

不以其辠討之則為專殺里克雖有弒君之辠夷吾甞命為大夫矣又以己私殺之晉殺其大夫耳非討賊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若惠公既立謂里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辠而大夫不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辠也葉氏曰晉里克衛甯喜

皆弑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以討賊者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弑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尸諸朝其討克與

喜者皆畏其害己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獻無媿於卓與剽歸正二臯之臣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切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非常則為災故志之爾

○愚案冬而雨雪常也大雨雪則陰勝陽而極備凶

矣春秋書雨雪者三而言大者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切公羊作邳

左氏曰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吕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辠

矣然鄭之謀由里克致之也未詳信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葉氏曰姜氏聲姜也陽穀見三年邦衡胡氏曰魯以文姜哀姜亂内外之限連喪三君而僖公不監往轍又與夫人出會則男女之位復不正矣齊桓方務伯業不能以禮屬諸侯而以亂終之所以不振也參譏之○張氏曰男女無别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中外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

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黄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㑹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楚人伐黄

左氏曰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康侯胡氏曰黄人慕義背楚即齊被兵城守更歴三時告命已至而

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禦強暴安與國之義矣臯桓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亦為明年滅黄起也○張氏曰中國外裔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占之而遂興伐黄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楚人滅黄

左氏曰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供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康侯胡氏曰見荆楚之强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於强暴不得其所義又見僖三年徐人取舒○存耕趙氏曰不言奔上下同力死社稷也愚謂周

道衰諸侯橫江黃國小而近楚楚人固已視爲几上肉矣然不有齊桓之盟或可緩數年之命未必見滅如是之速也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伯其求諸侯如此之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屣者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故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爲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楚既滅黄而齊莫之恤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愚謂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張氏曰陽穀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葢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

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緣陵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即濰州樂昌縣愚案緣陵經不言國未詳何為大意譏諸侯僭天子之權著伯者之功過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陵切穀梁作繒

季姬僖公妹趙氏曰魯未嫁女也張氏曰鄫國禹後

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何氏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存耕趙氏曰夫婦之始不正如此書之以見僖公之不凡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可以為女矣○孫氏曰此年六月季姬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于防而後嫁也此

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穀梁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為鹿張氏曰漢書元后傳作麓杜說近是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公羊曰為天下紀異也○莘老孫氏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名之在於

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以晉言也康侯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沙鹿崩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其垂戒明矣愚謂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委之天下而不自省哉夫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言然沙鹿崩而天王居鄭其山在晉而晉侯見獲於秦他如齊桓卒而伯業衰楚氛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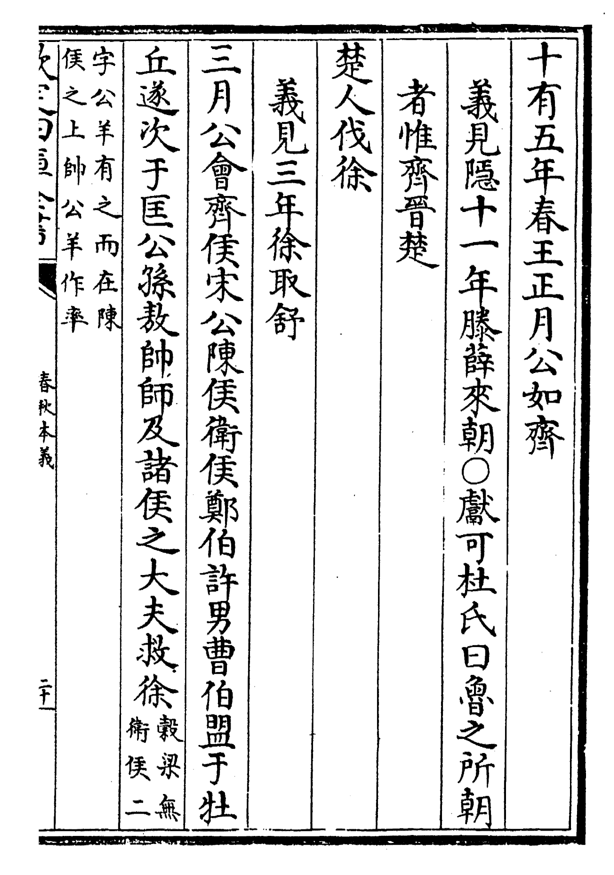
熾而遂主夏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亂紀以名天地災異而天地災異復為生民害蓋感必有應應復為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事慎所感而已

狄侵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蔡侯肸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獻可杜氏曰魯之所朝者惟齊晉楚

楚人伐徐

義見三年徐取舒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無衛侯二字公羊有之而在陳侯之上帥公羊作率

牡丘張氏曰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盖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闕也地譜云與匡近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即開封府長垣縣西南杜氏曰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曰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康侯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辠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

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強暴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義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書公孫敖帥師見孟氏之專兵亦為下書楚人敗徐起文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義見隱三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即徐州徐縣在徐楚之間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未詳信否愚謂於此可見齊之不専於救徐矣義又見隱三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

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公羊作蠓

義見桓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以會致者始於此

季姬歸于鄫

先書遇于防使來請己而繼書歸于鄫則男女之不

正可知○高氏曰去秋與鄫子遇于防因其自請而遂許之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相從者也今公方自會至而季姬遽歸于鄫厥後鄫子所以取禍者甚酷豈無自而然哉存耕趙氏曰魯諸姑之失教由諸嫂始也女之失教由母始也文姜哀姜以淫恣聲姜效之季姬遂狃以為習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公羊曰震之者雷電擊夷伯

之廟也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言震

夷伯之廟天應之也張氏曰天之擊怒每在於惡熟

而人不加誅之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所以

事天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

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冬宋人伐曹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薛氏曰宋人內叛則桓德之

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相加兵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外裔之亂伯德方衰荒服闚夏至是而諸侯浸以貳矣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愚謂齊桓圖伯四十年間諸夏莫爭外裔稍沮其功大矣及其終也人心離貳同盟相伐身親見之以力假仁其效如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力侯切

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在泗州臨淮縣左氏曰徐恃救也愚謂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周孝王時分土為附庸邑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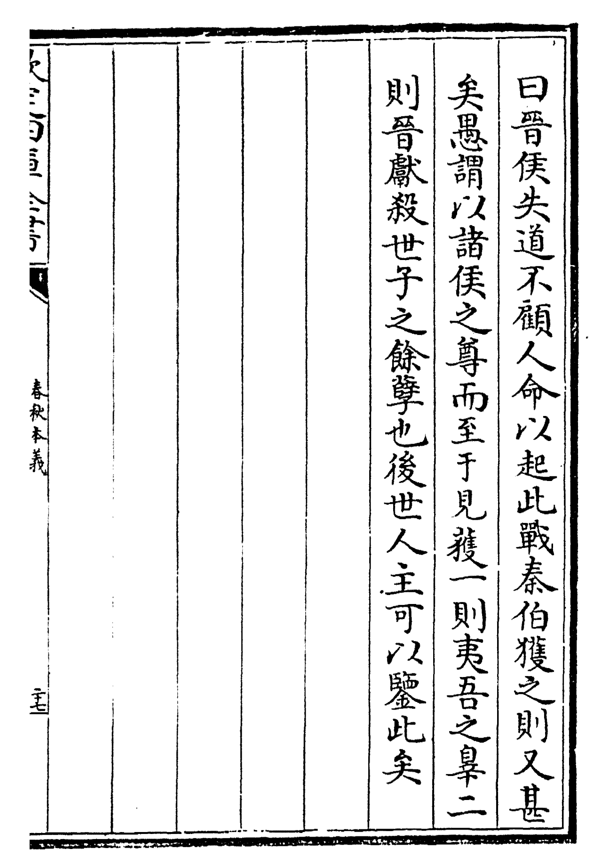
之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
侯葉氏曰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書晉侯及秦伯
言晉之主此戰也張氏曰韓後為韓國即同州韓城
縣獲見元年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故不言以歸
也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
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

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

簡壁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乃許晉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河東置官司焉邦衡胡氏曰重耳兄也當立

也夷吾弟也不當立也夷吾賂秦伯以求入簒也秦伯不納重耳而納夷吾以徼賂是貪而納簒也晉惠背賂而不與故秦穆興師以伐之厥辠惟均晉侯背施逆諫而失民自取獲之道也愚謂自晉致戎又不自咎而逆戰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辠之重輕皆可見矣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康侯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辠晉也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孫氏



曰晉侯失道不顧人命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愚謂以諸侯之尊而至于見獲一則夷吾之辠二則晉獻殺世子之餘孽也後世人主可以鑒此矣

春秋本義卷十一

春秋本義卷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羊作霣是公羊作提誤也鷁五歷切穀梁作鶂

先石後五者猶書言牛一羊一豕一之意也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程子曰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存耕趙氏曰石靜物也而隕

自天鷁進物也而退飛異矣見於宋應在宋也○康侯胡氏曰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有盂之執泓之戰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義又見閔元年季子来歸大意又見隱元年盆師卒○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然莫强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弑子赤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書之康侯胡氏曰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

世為卿也季子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鄫穀梁作繒

高氏曰季姬嫁於鄫纔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為鄫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玆公羊作慈

高氏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絶存耕趙氏曰以著三桓之子孫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為下邳國後為泗州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朴鄉呂氏曰大要為淮

夷而為此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皐陶後之封楚之與國左氏曰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邦衡胡氏曰楚人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皆未詳信否義又見莊三十年齊伐山戎

夏滅項

杜氏曰項國即汝陰項縣張氏曰子爵漢屬汝南即

陳州項城縣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謂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此亦昭公客死乾侯之權輿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書此一見王綱大壞而大夫滅國二見魯君失政而三桓擅權三見齊桓未死而伯業已墮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君舉陳氏

曰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禀命者非但魯也鄭伯會於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於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及彤切公羊左氏作弁

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在龔慶府泗水縣義見十一年此則公在會而夫人自出會瀆亂極矣○存耕趙氏曰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

齊侯於卞失禮成俗習以為常姦與不姦未可知也

聖人因其會而書之謹禮也懲惡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孫氏曰踰三時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滅項

會卞而公在會非特踰時而已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

仲攘荆蠻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

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公以諸侯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愚謂宋襄當齊桓盛時無役不從其事齊如此其謹也桓既卒而帥諸侯以伐喪者非特納孝公也急求伯也不度徳不量力而求諸侯此其身見執國幾亡也齊桓帥諸侯尊天子攘僭竊生民息肩四

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人不心服也吾觀齊宋舉可為永鑒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深罪之也

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衆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爲彼善於此但僖公之祖桓公見殺於齊爲子孫者忍救之乎若桓公在時以伯事召則僅可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此戰也杜氏曰甗齊地莘老孫氏曰幸其喪來其亂伐

之以為利宋有辠矣愚謂可見宋之急於圖伯也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狄救齊

髙氏曰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愚謂狄人而與中國之事則王綱之墜可知矣○邢衛胡氏曰自狄伐邢齊桓救邢僅次聶北而已其後侵軼中國無歲不有狄師齊桓未嘗一加兵焉至

其卒而宋伐之中國莫與而狄乃救之其齊與狄交

孚而相親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康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

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不能愼終如

始付託非人檻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

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義又見

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五伯桓公為盛葬

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閽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陸氏曰凡外域用兵唯舉國號如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愚謂邢既稱人則狄亦稱人以成文耳無他義也夫狄甞伐邢邢至遷國則狄者邢之仇也今邢忘其仇而又偕之以伐同姓邢之辠大矣亦為其後衛伐邢滅邢起文也義又見

隱三年鄭人伐衛及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高氏曰此宋求伯也莊十六
年幽之會齊桓始伯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
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間宋襄既
有求伯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
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己之彊擅執國君以陵轢諸
夏亦已甚矣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辠

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為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虞人之君以是求伯難以免矣愚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公羊作人誤也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莘老孫氏曰曹南之盟蓋宋襄求伯而為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義又見隱元年盟於蔑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會盟于邾者鄫子往邾國爲盟也趙氏曰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侯執諸侯而爲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禽獸之吞齧矣○胡氏曰諸侯相執猶不可況用之爲牲乎天子視而不能誅周道陵遲甚矣愚謂齊桓既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

人草靣骨未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

復圍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襄公不能內自省德急於令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愚謂諸侯之國天子所封以諸侯圍諸侯辠可知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報去年之役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辠而以報復為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張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范氏曰會無主名内畀者四國稱人外畀者康侯胡氏曰楚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始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又二年復盟於鹿

上至會於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列於陳蔡之上矣聖人書此所以著楚人之强傷列國之衰莫能抗也愚謂齊桓為盟主者四十年旣沒而魯陳蔡鄭引楚入以盟於齊其辠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於唐〇邦衡胡氏曰夫遠人可正以法度不然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楚靈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於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其後吳越繼與效楚一轍中國遂横

潰幅裂無可奈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来皆諸侯有以啓之

梁亡

張氏曰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屬同州韓城縣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莘老孫氏曰左氏以梁好土功穀梁以梁為淫湎而亡然孔子書梁亡爾不曰所以亡蓋所取亡之道衆一惡不足以盡之為人之君而不志於仁危亡之來皆自取之其自取亡之跡不必論也陸氏闢於師曰秦人肆其强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

國皋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
以明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杜
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門有
古常也孫氏曰案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譏其奢泰妨農功改舊制也○康侯胡氏曰譏用民

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郜古報切穀梁作郜

杜氏曰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有郜城義見隱

十一年滕薛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何以書記異也存耕趙氏曰必有獲譴於天也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

師入滑未詳信否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
入滑强陵弱也義見隱二年入向○張氏曰記天王
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見十八年左氏曰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
也於是衛方病邢莘老孫氏曰前年冬邢狄伐衛以
救齊於是三國會盟於邢之國都愚謂狄嘗伐邢邢
至遷國齊桓亦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

述事而偕狄以盟於邢邢侯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於國都均不孝也且中外雜盟又為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恵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而忘其為不義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於唐

冬楚人伐隨

陸氏曰隨姬姓侯爵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存耕趙氏曰邢狄同救齊者也衛伐邢則狄侵衛雖曰患難相救而非狄之所得為也春秋所以嚴中外之辨也狄雖侵衛不足以存邢適以速邢之亡爾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莘老孫氏曰三國皆微者爾宋實主之故序其上也

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左氏曰宋人為鹿

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張氏曰欲伯諸侯而

求之於暴横亂常之楚此春秋所以著襄公之自取

敗辱也義又見隱二年盟戎於唐○存耕趙氏曰尊

中國攘外裔伯者事也宋欲繼齊者也亦嘗思召陵

之盟楚使屈完來盟于師之故乎今乃求諸侯於楚

略不羞與楚伍適以啟爭長之暴莘老孫氏曰宋國小德薄而求諸侯至見執見敗幾亡其國自茲始焉

夏大旱

大者非常之辭左氏曰公欲焚巫尩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尩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未詳信否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陰陽不和非常為災之辭也愚謂大意與不雨同而史氏所書詳

略輕重或異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不雨○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變所以示戒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音于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葉氏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杜氏曰盂宋地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

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陳岳氏曰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於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愚謂五伯盟會皆辠也然齊桓猶有攘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伯反躋楚人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類辠可知矣彼楚子者南蠻之雄先王之所膺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尚何責哉春秋書此見中國之衰楚人之横由諸侯之自取也

冬公伐邾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曰宜申鬬氏子西也獻捷見莊三十一年杜氏曰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愚謂諸侯同伐宋而楚獨来獻捷者主謀者楚也劉氏曰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康侯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

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
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
而伏兵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橫逆甚矣○邦衡胡
氏曰齊捷戎以内而捷外猶可言也楚捷宋以外而
捷内不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高氏曰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日後凡且
見公之績至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

所都也張氏曰寀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左氏曰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不足以懲君愚謂魯不能告天王明大義以正諸侯與楚人執宋公之皐顧以一獻捷之威出為會盟求釋宋公魯既失義矣五國諸侯從楚之謀侯魯宋屈辱而後釋之則五國自損其中國之體矣宋公以諸侯而見釋於諸侯難以在人上矣況楚人主此謀哉宜楚之益無忌憚而中國之益衰也故張氏曰書公會

諸侯於溥釋宋公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辠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康侯胡氏曰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所謹也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權俱切公羊作朐後同）

莘老孫氏曰須句邾邑張氏曰東平府須城縣義見隱四年莒伐杞亦為是年及邾戰於升陘起文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刑

不言公大夫也杜氏曰升陘魯地高氏曰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此戰愚謂魯取邾邑而致寇僖公不反躬自責復其舊邑而驅民以戰始終皆有辠矣不書邾伐我書法與桓十七

年戰於奚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不書楚伐宋而書及楚人戰書法亦與桓十七年戰於奚同蓋宋公主乎此戰也戰稱公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見師衆大敗紀實事也杜氏曰泓水名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孫氏曰宋襄無齊桓之資而欲紹齊桓之烈帥諸侯而致强楚故盂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以起此戰師喪身傷七月而死為中國羞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穀梁曰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有以自取之也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劉氏曰宋襄不戹人

於險不鼓不成列此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分均為仁出後為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亡巾切穀梁作閔

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張氏曰即濟州金鄉縣康侯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外裔恤患災畏簡書之

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不得為者也義又見隱五年宋伐鄭○穀梁曰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以見宋襄之率意妄作窮困而死也

秋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見桓二年滕子來朝高氏曰不名者史逸之
左氏曰杞成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高氏曰
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葉氏曰天子以畿内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焉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謂之居焉愚謂春秋非專以二字見義義在一句之間若論字義不得不如葉氏云爾左氏曰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遂奉
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
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頽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溫王使
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
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
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康侯胡

氏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毁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愚謂以天王而出居於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穀梁曰天王無出出失天下也高氏曰且𦤎諸侯之不赴難也葉氏曰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

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皐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惠王者可謂喪匕鬯矣有天下而不及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張氏曰天王出居於鄭王師敗績於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及左方○左氏曰晉惠公卒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乃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

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高氏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簒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皆未詳信否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左氏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未詳信否高氏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辠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此滅

同姓甚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穀梁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莘老孫氏曰親迎之禮自諸侯達於士庶人未有姑而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

知高氏曰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
棄其親戚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楚人圍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納頓子于頓

不言楚人者蒙上圍陳之文也胡氏曰楚人圍陳而

回後乃納頓子于頓故不言遂也張氏曰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屬陳州愚謂廢置者天子大權而夷狄行之中夏之衰極矣○康侯胡氏曰中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外裔仗義正諸夏也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杜氏曰洮魯地愚謂諸侯擅盟已無王矣况衛子居喪而出盟莒慶以大夫而盟諸侯尤非禮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

左氏曰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存耕趙氏曰

一事而屢盟不恊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户圭切公羊穀梁作巂

西鄙魯國之西邉也啖氏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

陳岳氏曰酅齊地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

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後屬東平府東阿胡氏曰侵

言人追言師者蓋不可言公追齊人也左氏曰討是

二盟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内之無警備也

愚謂齊孝不能繼父之業而遣兵侵掠魯境固可辠

矣魯僖無禦侮之術而致寇又輕身越遂亦可辠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伐齊

左氏曰洮之盟故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莊公子仲遂也即東門襄仲乞見八年孫氏曰齊

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楚人高氏曰是不有天子而道外冦以伐中國也○康侯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於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昧於中

外之辭也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葉氏曰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可知矣愚謂自此至文公薨凡書公子遂之專政專兵亦為殺子赤起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歸切公羊作隗非是）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張氏曰宋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程子曰不名者外域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左氏曰夔子

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勿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未詳信否劉氏曰貪而不義楚鼻大矣聖王在上雖遠國各有限域不相侵奪今楚人滅同姓亦中夏之衰而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緡見二十三年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

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義見莊

十年荆敗蔡師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見桓十四年左氏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桓公
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未
詳信否孫氏曰齊天子甥舅之國也公以楚師伐甥
舅之國固已不可而又取邑公之惡可知○高氏曰
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

同討其臯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見桓二年義見隱二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貫道王氏曰案公子遂自為一軍始此東門氏之惡胚胎於此用見魯之軍政自僖公以來已紊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大夫也葉氏曰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髙氏曰宋不與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南蠻恣豺狼之强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楚人同伐之伸楚人之强屈中國之義皐昭然可見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愚謂楚之强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於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齊桓雖沒其兵尚强諸侯茍能宗之其勢猶足以敵楚而宋

曹衛邾首伐齊魯陳蔡鄭又引楚人以盟於齊魯又乞楚師以伐齊從約既解楚遂得以憑陵中國今宋之被圍陳蔡鄭許之服役於楚皆始謀之不臧也故春秋慎始比事見義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葉氏曰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於宋國之外是亦宋矣高氏曰公畏楚之强而來為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愚謂夷

狄摟諸侯以圍諸侯僖公不念脣亡則齒寒方且來盟於宋其謀國可知矣其畢亦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於唐○葉氏曰楚之得交中國自陳蔡楚鄭盟於齊始後公雖不會於盂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正楚而公為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

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是會圍非鮮圍也

春秋本義卷十二